

• 报告文学选 •

# 绿 洲

□ 周光义 著



BAO GAO WEN XUE XUAN •

· 报告文学选 ·

# 绿 洲

周光义 著

书名：绿洲

作者：周光义

出版：鄂石市图内字 059 号

印刷：黄石市图书出版部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199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插页：2

印张：9.5 字数 208 千

印数：1—5000 册

定价：6.6 元

## 前面的话

人生苦短。

越过“而立之年”，功不成，名不就，家庭事业无着落。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愀心的痛楚笼罩着生活。颓废的心境，消费着昂贵的岁月。苦闷的幽灵，时隐时现。

流连长江之畔，滔滔江水奔腾不息，如诉如泣，匆匆而过；漫步沉寂的月夜，茫茫路影，难见尽头，无奈困陷踟躇。然则，大自然钟毓灵秀，启迪富有寓意，指点深含哲理。禁不住感情的冲动，产生了无愧于人生的遐想：笔下耕耘纸上收获，在经纬分明的方格纸中，来个“激扬文字可否？”

清代王国维曾论及事业有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为其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其二；“众里寻她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为其三。自己虽然苦苦与文相依为伴，经历了漫漫的蹉跎岁月，却始终达不到什么境界。也许，本人天生不是一块舞文弄墨的料。十个春秋，殚精竭力，倾心致力于方格纸中，夜思日爬，日酌夜斟，除了“豆腐块”还是“豆腐块”，丝毫不见长进。

然而，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十年，却历尽艰难，耗损心血。在边远的乡政府工作时，带着走村串户的疲劳，住在低矮潮暗的农家小屋里，不停地用笔去思考农民，去描绘他们的生活，去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可是，由于智力不足，底蕴不深，浅尝辄止于村落田野，写出来的东西，名家高人评说：没有艺术性。苦闷与徬徨吞噬了执著。斯人生长在农村，工作又与农民相厮相守，却写不出农民的纯朴善良，谱不出农民的欢歌悲曲，真想砍下自己执笔的手，放弃从文这条路。

五年的农村工作在悲苦中默默过去，设想的“五年计划”留下的是时间的谴责。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又开辟了另一个天地。全新的环境，五光十色的繁

华，令人眼花缭乱。于是，又故态复萌，拿起了重若千钧的笔，压迫自己，希望产生文学上的意念，走进艺术的殿堂。可是，工厂里，轰鸣的机器声节韵如曲，铿铿锵锵，如歌似诗，而自己的笔，瑟瑟发抖；纸上的字，如同农用杂字一样，难以成句。生活在沃土之中，沃土却如此吝啬，不将生活的真谛吐露出来，就这样宣告自己形象思维的又一次失败。

也许是对自己苦恋于文学的一点补偿，在着意追求文学一无所获时，却与新闻有缘相聚。

三载新闻采写生涯，一千多个日夜，编织着理想的花环。但不曾想到：奢望过大，期望值过高，结果又是一事无成，想成花环，却变成了有环无花的怪圈。唯一值得聊以自慰的是，在记者这一职业上，由于频繁的采写，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人，见到了许许多多的事，生活的充实弥补了才华的不足。浩瀚的人潮中，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林林总总的人物和事件，无时无刻不在侵扰着我，搅得我激动和不安、压抑和燥动。

情绪上的急剧波动，产生了主观意

识上的鸣叫，赞颂和鞭鞑等情感倾向流露了出来，有梗在喉，不吐不快，看不准的问题记录下来与人商榷，启昭后人。于是，拿起了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所虑所惑编成这个小册子，消除“来世只有一张纸，盖棺却无半句书”的困扰。

社会如此丰富，生活如此深邃，然而，要“独上危峰揽苍翠”并非易事。就装订成的这本不算书的“书”来说，历经三载，才收集到这么一点资料。书中涉及的内容，基本上是真实的。但是，由于本人采写水平的限制及粗心大意习性所影响，难免出现片面性，甚至是错误，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此书在形成过程中，还得益于许多师友的支持、帮助、鼓励，以及诲人不倦的指教，因情深义重，不一一列举，就此谨表谢忱。

作 者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于黄石

# 目 录

|            |     |
|------------|-----|
| 引进艺术的折光    | 1   |
| 家庭病变透视录    | 23  |
| 孰是孰非       | 51  |
| 洋塘村        | 96  |
| 税票魔术案      | 111 |
| 栖儒桥下的足迹    | 135 |
| 淌血的土地      | 150 |
| 烛光         | 168 |
| 腐莲         | 186 |
| 酸甜苦辣咏叹调    | 203 |
| 贫哉，毛百市     | 224 |
| 罗时光和他的商战方阵 | 238 |
| 走向深渊       | 258 |
| 忧思备忘录      | 271 |

# 引进艺术的折光

主人公曾说：引进经难念，  
念错了变成歪嘴和尚，祸及企  
业；念深奥了又消化不良，劳民  
伤财；因此，必须讲究艺术性  
……

蓝天莺飞，江南草长的一九九〇年暮春，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风尘仆仆地从京都赶到黄石；视察了黄石纺织机械厂后，盛赞厂长周忠明抓引进方法正确、工作出色。并欣然挥毫写下了“振兴纺机·为国争光”的题词。

八个大字，饱含着对黄石纺织机械厂的鞭策和鼓励，寄托着对周忠明的无限期望。激动不已的周忠明，感到身上的负荷又加大了，他思绪万千：中国纺织印染机械工业还处在起步阶段，自己所作的努力，只不过在引进的大海中拾到了一只小贝壳，漫长的引进旅程充满着艰辛。未来，任重而道远……

尽管周忠明想得很多很远，但黄石纺织机械厂已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 一、厂情述白

尝受过饥饿的人，最怕仓中无粟，又闹饥荒。

一九八三年初，正是黄石纺织机械厂的饥荒时节。工厂的生产经营形势如同当时的气候一样，阴云密布，晦雨连绵。产品销售好似一支受冻的温度计，骤然降到了最低点。

这个座落在“三楚第一山”——东方山脚下的工厂，厂长调迁，企业象无舵手把持的航船，在风雨中飘摇，前途未卜。市场在同行的排挤当中，急剧萎缩。厂区内，“炊”烟稀疏，车间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就在这种生产摇摇欲坠，工人心急如焚的时刻，位居生产副厂长的周忠明出任了黄石纺织机械厂厂长。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周忠明，一上任就遭到了当头一棒：纺织工业部安排黄石纺织机械厂的计划仅占生产能力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生产任务请周忠明“找米下锅”。一纸减少计划的指令，不啻于天上飞来的横祸，经济体制改革中脱颖而出的市场机制把黄石纺机人惊得目瞪口呆。

找米下锅，谈何容易？

天苍苍，野茫茫，眼下的市场一片“春荒”，不少厂家也处在青黄不接之中，何处找米下锅呢？

此时，国内外市场对黄石纺织机械厂的产品十分冷淡。国际纺织印染机械市场早已被欧美列强占领，成为他们的“殖民地”，黄石纺织机械厂这只羽毛未丰的雏鸟根本无能力参与角逐；国内市场风云突变，纺织机械行业如同一个大荒年，四面八方的厂家变成一个个“饿鬼”，几乎达到了“人食人”的地步。

此刻，过惯了“皇帝的姑娘不愁嫁”的优裕生活的黄石纺机人，被眼前的变故弄得晕头晕脑，呼天抢地，怨气冲天，纷纷要周忠明上京，恳请纺织工业部发一发善心，拨一点“救济粮”，接济一下断炊的工厂，度过眼前的饥荒。

面对严峻的形势，周忠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周忠明的父老兄弟皆在上海，有人给他指点“迷津”，劝他“叶落归根”，与家人团聚，漫步霓虹灯下，游憩外滩公园中，这一切是多么惬意呀！而自己，不听劝告，偏偏要承担扭转工厂乾坤的大责。如今，肩上这副担子压得自己气喘嘘嘘，倘若举步不慎，将会留下人生之憾，负罪千秋。

纺机厂，他是再清楚不过的。这个厂一九六六年从上海迁到黄石，部里厚爱，市里器重，甲乙丙丁，一帆风顺，已

成为黄石市的骨干企业，同来的几百名“阿拉”，在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安家落户，虽然入地随俗，繁衍出新的一代黄石人，可重返上海的念头还时时萌生。

可是，眼下工厂危难，百废待兴：

管理——落后的意识根深蒂固，传统的管理模式已明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全员劳动生产率低速徘徊，利润的标线驻足不前。

技术——在同行面前再也不能领导新潮流了，后来居上者日渐增多，纺机厂的竞争能力十分孱弱。

设备——苟延残喘，老化严重，带病作业的为数不少，生产“传家宝”式的产品也已力不从心。

产品——傲倨同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徐娘半老，丰韵全无”，争先恐后地进入淘汰的行业。

市场——过去是独家生产，求购纷纷。现在东有上海，西有陕西，邻有南京，虎视眈眈，三面夹攻，个个出手不凡，家家请黄石纺织机械厂“退居二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企图取代黄石纺织机械厂。

此情此景，紧紧地揪住了周忠明的心。从生产计划员、车间主任、副厂长等阶梯踽踽而行的他，与纺织印染机械打了一辈子交道，在揣度工厂的未来命运时，不由得感到一阵沉抑、窒息的难受。堂堂的部属大厂，卷入计划商品经济的大潮时，竟象一只无力驾驶的扁舟，摇摇欲坠，露出了“银样蜡枪头”的原形。如若再沾沾自喜，夜郎自大，必将逃脱不了覆灭的厄运。

他喃喃自语：世界新技术突飞猛进，冲击波席卷而来，纺机厂再也不能束手待毙了，应该抓住机遇，登上一个新台阶。

只有学新技术、换新设备、开发新产品，才能走出如履薄冰的险境，使黄石纺织机械厂重振雄风。

## 二、引进初探

黄石纺织机械厂愁云环绕，哀雾浓浓，着急的工人，惊慌的干部，等待着周忠明的“回天之术”。

刚刚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周忠明，自省工厂，进行一番痛苦的思索后，开始了工厂的整体布局，酝酿着自己的治厂方略。

一九八四年三月，周忠明和得力助手们一起，悄悄地接待了荷兰斯托克公司一位管销售的副总裁。白天，他和这位欧洲“大洋马”一起在工厂里转悠，走进车间，看了又看设备，试了又试机器，伊里呱啦的谈纺织机械。晚上，两方相互交锋，进行智力的较量，磋商技术引进事宜。

数轮谈判后，周忠明决定从荷兰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生产中高档纺织印染机械，填补我国的某些空白，挡住国外纺织印染机械对我国市场的冲击。

方案出台了——工人惊愕，干部耽心，整个方案全部完成，黄石纺织机械厂将负债一千多万元，一旦失误，不但纺机厂债台高筑，消除了二十多年对国家所作的贡献，而且二千多名职工的生活也成了问题。这条险峻的道路旁，是一条望不见底的灾难深渊。

索尔·贝娄把钱称作阳光，国人把每人升一级工资叫作“阳光普照”。黄石纺织机械厂的工人对钱也同样看重，这种看重不是吝啬鬼阿巴贡，而是一种主人翁精神的升华。

理解和不理解，条条视线刺向周忠明，支持与不支持，言

行之中泾渭分明。工人中，焦急者有之，责怪周忠明异想天开，病急乱投医；傍徨者不乏其人，请周忠明三思而后行。干部里，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还有人保持“中立”，各种思想犬牙交错，各种观点针锋相对。林林总总的行为方式，影响着引进方案的顺利执行。而荷兰斯托克公司又急急切切，想在中国寻找合作的伙伴，三番五次电催黄石纺织机械厂迅作回复。

过了这个村，是否还有那个店？

三月的黄石，春回大地，暖流回旋。外界的增热升温与周忠明的内心焦急交织在一起，他的大脑在飞速旋转，各种“酶”在刺激着他的思维。他走到力主引进的总工程师面前，看着总工程师满怀信心的目光，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来到设计科，只见科技人员正在仔细研究荷兰斯托克公司的技术先进程度和设备性能，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进了心田……

他增加了信心，鼓足了勇气，下定了决心。

“好雨知时节”。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纺机厂被这场“好雨”洗涤得格外清新，周忠明把全厂的八十多名中层干部召集在一起，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对他们说：

前几年，我国大力发展纺织工业，纺织厂蜂拥而起生产低档的纺织品，需要的是简单的纺织机械，这种产业结构上的补偿需求与我们厂的产品相吻合，使我们厂出现了短期繁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纺织业朝着改善人民生活 and 出口创汇方面转化，市场需求出现了变化，致使低档产品走向萧条，高中档产品在市场走俏，这种显著的变化，标志着我们厂昙花一现的繁荣时代已经结束，“刀耕火种”再也无法维持生存了。

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去年引进中高档印染机械花去了近亿美元，我们若能生产这种产品，既可以摆脱目前“无米下锅”的困境，又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的外汇。但是，我们厂的技术水平、设备能力还难以胜此重任，若孤军作战，就很难搞出高新产品来，即使花费大量的财力和时间搞了出来，在市场上也将是强弩之末。为了加快进度，我们寻找到了一条捷径，与国外厂家联合。这个伙伴就是荷兰斯托克公司，现已达成了生产中高档纺织印染机械的意向协议。这家公司信誉好，技术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他们急于在中国开拓市场，我们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发展自己的纺织机械工业。厂部对这项决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可行性分析，认为这是一项渡过难关的根本措施，是增强企业后劲的奠基之策，是走科技进步道路的一条有效途径……

周忠明的一席话，驱散了工厂环绕的迷雾，消去了干部脸上的愁云，黄石纺织机械厂开始走上引进的道路。

### 三、消化风波

引进工作顺利进行。

一项项新技术，一台台新机械，带着异国的风情，饱含着对中国纺织机械工业的厚爱，跋山涉水来到黄石纺织机械厂。

周忠明抚摸着一个个娇贵的“新娘”——18台机械设备，翻看着“她们”的嫁妆——一本本技术资料，深感成败还在未卜之中，他想起了斯托克公司的一句真诚的幽默：“老夫配少妻，你们要给新娘更多的爱哟！”是的，这些娇悍的新娘如果侍弄不好，将会坐吃山空——庞大的银行利息蚕食工厂。

怎么办？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是使只懂“人之初”，不懂“ABC”的工人熟悉设备，掌握性能，运用先进的技术，尽快开发出新产品。然而，与这批“娇悍的新娘”打交道，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纺机厂中不少人畏惧这批“泼辣货”。

抓紧技术消化！周忠明当机立断：成立一个以总工程师和厂长助理为主的攻关小组，进行技术攻关，加快研制进程，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熟练机械操作刻不容缓！周忠明迅速作出决策，动员广大职工为厂分忧，克服畏难情绪，到新成立的圆网印花车间工作，为工厂作贡献，为未来铺道路。

圆网印花车间初产时工人干劲十足，生产了几个月后却一落千丈。有的甚至提出“吃回头草”——回原单位工作。是什么原因呢？周忠明很快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生产圆网印花机技术性强，精确度要求高，操作难度大，工人拼命干活拿到的奖金却比别的车间低，这些原单位的生产佼佼者，闹起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式的情绪。

工人不安心，将直接影响到新产品的开发速度，“娶妻育嗣”的计划成为泡影，这些“新娘”将因制度这个节育术而雄性化。

周忠明压下手中的一切工作，蹲到车间里，计算工时，核定定额，修正指标，拟出了一个增加工时系数的方案。

谁知，周忠明拿着方案与劳资科长协商时，却遭到了反对：

“周厂长，我们不能因工人不愿做就把定额朝令夕改呀！”

“不合理的不能改吗？”

“圆网印花车间的定额是经过认真计算后列入承包方案的。若改了的话，牵之一发而动全身，假如其它车间也仿效怎么办？比如做丝光机的车间，工作难度也相当大，若工人提出不增加工时系数就不做，你能迁就吗？”

周忠明看着这位一时还想不通的劳资科长，耐心地说：“我们搞承包，制订定额，是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怎么能让这些东西禁锢自己的手脚，使‘活人让尿憋死’呢？何况圆网印花车间的定额是以技术人员的操作标准计算的，我们的工人不能与技术人员等量齐观，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些新产品呀！”

“不管怎样，我们总得保持制度的严肃性和你们领导的权威性吧？”

“我们说出的话，并不是金玉良言，我们制订的制度，也不是金科玉律，如若一味强调严肃性、权威性，是会挫伤工人的积极性、有害于企业的。至于别的车间的工人，我们用不着担心，他们也知道圆网印花车间的难度，是不会来扯皮的，我们作一些解释他们也会理解。”

周忠明坐在劳资科长的对面，喝了一口酽茶又继续说：“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些我也懂，但这些道理对生产圆网印花机不利呀！圆网印花机若生产不出来，我们的引进工作就会前功尽弃，未来的日子不会好过。若生产出来了，就等于夺得了纺织印染机械行业的又一个市场，拿工人的所得与工厂的所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倘若工人受了损失，工厂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笔帐要好好算一算。现在是我们的引进工作进入消化吸收的关键时刻，若消化不良，工厂将前途黯淡呀！”